

228573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藏

卷〇三至

陳字

卷〇三至

陳字

卷〇三至

陳字

卷〇三至

陳字

卷〇三至

陳字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五

九真

陳

陳師錫

宋史列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將太學有儒

嚴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
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
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誅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
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
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
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耒夏竦陳充佐范
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
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
祐之治顧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
錫言陛下方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武道德
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

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說。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清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入為祕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賤。有不足之患。請為之限約。畿內將官。苛虐夫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諱將吏。莫知所為。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據宸衷。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使戚里。以觀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元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淳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

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選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譴謫。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秘閣圖書。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為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為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為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昌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東都事畧。師錫徽宗時召為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為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建安志。陳師錫浦城人。其先占籍建陽。自幼力學能文。父瀚嘗試以高祖設壇賦。援筆立就。且譏漢祖不能保全功臣。坐客皆驚。初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即受知於歐陽文忠。蘇東坡又忠作五代史。命公為序。次知杭州。臨安縣東坡舉公自代。其辭云。有名賢之德。行追蹤古人。有西漢之文章。冠絕當世。召充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大臣誣陷司馬光。呂公著等。乞復謚。

命給還其碑及論鄧詢武不當預編脩忤旨左遷東坡再舉充學問該博
可備顧問科除祕書省校書郎改工部員外郎乞補外知解州除宣州就
移蘇州徽宗初召除殿中侍御史蔡京兄弟方得君公力憚之乞正典刑
卞出知江寧落職安置而京獨留公復論京罪惡章八不報遣考功郎中
出知潁州移廬州除江東轉運使知滑州京既當軸編置黨籍中謫滑州
監酒逾年安置郴州宣和末復朝請大夫卒紹興初追贈左諫議大夫直
龍圖閣公前後章疏幾二萬言被詔旨追索災毀殆盡今存者止十五篇
叅政李光敘其首云當京執政幾二十年諫諍路絕卒之夷狄亂華主民
塗炭公言始效昔司馬溫公諫呂獻可差稱其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
之時人主委任之際必謂明達先識已所不及伯脩可謂無愧於前人矣
宋名臣言行錄徽宗召師錫為殿中侍御史時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
排擊奸邪為職若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
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
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後京遂為執政
盡逐異己者固籠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
塞絕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陳經

宋沈氏三才集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并序君諱

世治經爲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爲蘇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以其情應讞謂守爲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囚亦自不知所以得免者人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爲真州六合主簿六合真大邑多強宗挾吏勢市權養客令以下爲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于縣門之下君欲慘治之或以其過薄爭以謂民敢愼恆視其長上職根吏以爲姦今法不行於吏而獨恠民不畏法無義於是擊治踰月刑而後徇于市橫猾爲之縮氣會泗州時貽令以疲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君行而時貽以治聞獄有久不按者君得其期適以示之皆憚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軍羅山令乃開館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及殿課吏狀而羅山煖在寂格居無幾以疾卒于其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於先王之業無所不悅其爲人仁而才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益親仕于官則當劇處繁能以多爲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發君之才且仁人所以之斯君者於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審宇

察。嘗皆學于鄉先生。察爲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嘗與賓興鄉人賢之。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胸山之陰以葬。屬予爲之銘。予方病。猶句不及君之成事。於是徐夫人之相也。乃卒銘焉。某與烏程同年進士。烏程允爲君子也。與予雅善。待予如烏程。宜且不朽。予則銘夫臚耳。某銘曰。有丘如廬。有山如胸。賦茲忠人。作是吉居。彼強而落。曾謂弗溝。純莫予疵。豈不令奇。宅物惟夥。宅卜伊祐。匪寡斯威。信淑有後。

陳孝嘗

宋劉忠肅公集撰陳仲明墓銘。君諱孝嘗。字仲明。某主十年。皇考妣棄其孤。實鞠于外祖。父贈祕書監陳公。是時公

以疾退居東平里。弟將沒以劉氏孤屬其五子。某當竊自惟念親既不得而見之。終乃卒得諸弟從之。其庶矣乎。其後長立。竊食于仕。出處二十年。聞舅氏之相次亡者四人。獨君一人者在。而以風痺臥家。雖然。每以事若告假過鄉里時。得拜其左右。瞻候其安否。語言相問訊。尚足以自慰。其念母罔極之意而今又亡矣。當時之所從吾母之同氣。於是遂盡。嗚呼。其可不悲也哉。君公第二子。性謹孝。侍疾執喪。能盡其志。與兄弟相友愛。文人。有信義。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爲詩。旁治壁。藥陰陽之學。將葬。惠葬師多拘固。自究其書。有所去取。以從事。無違于禮。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

悟者其論雖禪學老師往往為屈故恬夷安分無慕乎外初公為尚書屯田郎中年六十得疾求致仕以恩任君君曰大人小疾輕去而為其子計某未安也公遂分司南都曾祖諱成卿祖諱肅贈尚書戶部侍郎祕書公諱希古君娶馮氏龐氏子男五人白浩曰浸曰淳曰洵皆學進士浩淳嘗與計階七女子二已嫁四幼亡一在室君之亡實元豐五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鄆之須城縣盧泉鄉先塋之原合以馮氏銘曰嗚呼陳氏遠有德祉中嘗振顯報施未修逮君之世沒微弗興而以孝弟鄉里滋稱學行恂恂視其諸子德後必昌庶將在此

陳鑄

鑄首陽志宋朝自熙寧以來始詔卿監限負有缺則補時郡人陳鑄首遷光祿卿鄉人喜曰吾鄉有作卿者也鑄歷知南雄州潮

州登州所賜恤獄其勅書尚藏于家蓋治平以前凡任郡寄者例皆以重書賜之同郡職方郎中翁彥升歷守瑞州梓州亦霑是賜其辭並同鑄始以殿中丞通判福州朝士以歌詩重其行凡七十有二篇蔡端明襄為之序端明又有和鑄南州新詠云無意孤吟探幽致他時行橐定空還

陳宗諤

皇川志宗諤字昌言居州南龍津門家世業儒文筆高子為鄉閭推敬其家塾為養源堂又有資深齋生平著述謂之養

源集今猶存焉。湟川集中有記文筆力尚可見。紫岩張魏公存。連日獨喜與之論文。其子南軒以兄事之。嘗爲賦養源堂詩。宗諤仕爲瀧水丞。攝瑞溪令。所至有治聲。同寮有貪者。喻之曰。可下手矣。宗諤正色叱之曰。廩稍幸粗給。外此過求。何以爲子孫地耶。後魏公入覲。有意擢用。人已云亡。惜哉。謝無逸溪堂集。陳居士墓表。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諤。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曹皆卻步不敢比肩。立老師附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即世。母夫人黃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既從迺翁遊於地下矣。其然孤兒豈能持門戶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奇之。若宦學千里。吾兩人何以爲生。邪。吾聞忠孝不兩立。厚於其君而薄於其親。豈老師之意哉。於是謝老師而歸。居士於其家居。士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旨。暇則誦詩書。雖巫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歎曰。吾既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爲。則又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誦味。蓋將探諸佛之意。而求死生之說。於是禪師寶月穴居貴溪之巖。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於眉睫之間。人有隱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其風而悅之。晨狼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蔓而上。拜禪師巖中。禪師命之坐。飲之以

茶熟視而笑曰佳哉若人冀日昧爽順下風而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之居士歸而欣然有得色於是沈夫人黃夫人皆棄養久矣居士不復治主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不知世之有窮達榮辱毀譽悅感也晚年尤喜施惠飢者哺之寒者衣之婚嫁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飲其軀者與之棺槨然未嘗言之於人而人亦不知其喜施惠也曾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廷德父諱丁娶吳氏男彥輔彥國彥國應進士舉婿吳澄王懷張執禮江公衡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葬于靈臺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疾必不起死生吾自知之但兩兄尚幼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事遂面壁卧不語七日而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之色豈非得禪師之道耶後二十七年彥輔彥國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子耳故其葬也不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納之壙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滅而無聞親事其為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來世有改焉余曰居士之德修於宗族信於鄉黨其于又賢必能大其門戶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來世哉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於是敘述其平生而繫之以辭其辭曰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猶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憚乃心之不宣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跖而夭顏曷不

從巫咸而卜筮。著龜告子曰其道則然伊宰上之木已拱兮。荆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來。寔孝子兮其無永歎。

陳師道

宋史文苑傳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

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
鞏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亮俞孫覺
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
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
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
邵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
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
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
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亮俞欲識之亮以問
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倪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亮俞曰
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
餽叱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致師

道答曰辱書論以章公見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賢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敬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止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歎既乘下澤侯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傳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顧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其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宋名臣言行錄陳無己一字履常華其文集序今見左方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發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後教授州入秘書省為正字以卒實建中

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孀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額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鱗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與學至行。或莫之聞也。謝先家撰文集序。頃在廣陵。泰觀少將爲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陳履常居都不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革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古藤郡志。陳后山師道亦常遊此。故山谷曰。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飽風味。西風吹淚古藤州。晦菴續錄。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國大夫。賀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其內子爲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先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蘆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又云。后山差充郊壇上官。其妻以寒故不可無重綿。遂於其姊夫趙挺之家借一綿襖歸衣之。后山問何從得之。妻謂借趙家物。后山惡趙之爲人不衣。止衣一綿。

往竟以寒得疾而終。謝任伯作墓誌所載不明。此豈可不自於後世也。卻掃編魏昌世言陳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繡閣得之乃已。或以為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黃氏曰抄陳后山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意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學者其庶乎老學菴筆記。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已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史屬。焉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脩五朝史實。詳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持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叙論不合上意。修

五朝史之意殷綏米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又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是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而去無已之後遂無臣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張侃拙軒初纂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啓駢四儼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奇禮過為謹細陳無已任徐州校官曰出境送東坡知杭州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謗無已處之如平時略無訛色而嚴名行乎天下此豈脉得失而為變動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一有於先顛為兩塗之後悔此尤見無已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事耶。舊見人說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樂為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無已者耶。

陳亢

京口耆舊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乃請於師束書歸養殖資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為義不吝施予家

居邑南地多沮澤古速漬久淤壅水為災率眾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漬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餽餓

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襁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
以少時爲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
曰吾不彊汝以書汝宜出行道上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
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
墮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勵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
有品節及彥明爲監司度陞朝亢尚無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城亦
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豔蘇公賦
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
李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玄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
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塘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
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干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失所
賴以無虞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藪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
博趙操堅正角冠登第盛年即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
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
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二子曰彥明曰度諸孫之
著者曰城曰塘曰堦玄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余

陳彥明

京口耆舊傳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
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

縣改楚丘縣古芒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棄守者急脫械持兵欲殺
余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爲動徐部分吏卒格鬪獲其爲首者斬以徇
餘悉就擒民以按堵郡將拘文初具專殺朝廷釋不問賊黨散處山澤時
時唱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
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爲彥明知無益即抗言曰此白圭之
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以
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爲之增堤浚
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
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明曰財民力也有美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爲
己利乎奏罷徐暢所興錢監民以爲便汰假版吏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
選爲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度嶺置關以示無
外居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米行改利路予告
東歸大觀四年辛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城字伯成入太學
升內舍中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楊子縣未